

閱讀《史記》的一個進路

林聰舜
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
tslin@cl.nthu.edu.tw

(一)

喜歡歷史的人大概都很陶醉於「讀歷史會使人聰明」這句話，事實上喜歡讀史卻仍是個呆瓜的也不乏其人，因此讀史應該是有訣竅的，茲以《史記》為例，介紹一種閱讀的進路（approach）。

《史記》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第一流的文學作品與歷史作品，而它的文學性與表達社會歷史洞見的歷史性，主要是透過人物傳記表現出來的（因此它被稱為「紀傳體」）。因此司馬遷如何透過人物刻劃，呈現文學性，表達獨特的歷史觀察，就特別值得留意。

亞里斯多德曾在《詩學》（一部論戲劇之作）中說：「歷史家只描述已發生過的個別事件，詩人才能描述可能發生的事。因此，詩比歷史是更哲學、更嚴肅的。」依照亞氏的說法，歷史只處理發生過的個別事件，不能見出普遍性，這些獨特個別的事件，未來也不會再發生，如果亞氏的說法成立，國人常說的「以史為鑑（鏡）」恐怕就是空談了。但《史記》的表現卻足以推翻亞里斯多德的說法。

司馬遷在人物傳記中創造了「典型人物」，這些典型人物不但是歷史上一個個活生生的真實人物，也是可以見出歷史的普遍性，是一般與特殊統一的各種類型人物，而且每一個典型人物都反映某一社會的面相。讀者若能掌握這些典型人物，不但可以發掘歷史的真實，而

且可以預測未來「可能發生的事」，掌握人類歷史發展中具普遍性的一面，鑑往知來。茲舉例說明如下：

(二)

〈淮陰侯列傳〉記載軍事天才韓信的一生，肯定他在劉邦統一天下的過程中起過的作用。韓信的軍事才能極強，劉邦的天下幾乎全是他打下來的，從定三秦、平魏、趙、燕、代、齊，一直到最後的垓下會戰，都是他指揮的。但功高震主的結果，是劉邦對他產生極大的猜忌，於是兩度解除他的兵權，並在統一天下後把他調離富庶的齊國，改封楚王（楚地廣人稀，如此可防止能「驅市人為戰」的韓信立刻組織強大的軍隊），並藉偽遊雲夢，韓信朝見的機會逮捕他，儘管韓信捧著舊友鍾離昧的頭顱表示效忠，仍不能免除以謀反的罪名被打入囚車，後劉邦雖故示寬大，赦以為淮陰侯，但不久又涉及陳豨叛變的事件被族滅。

然而，司馬遷在韓信本傳中，除了記載韓信這個活生生的個別人物外，更重要的是他透過韓信這個典型人物呈現他的歷史洞見——專制政體中帝王與功臣的矛盾，此一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，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話，是未來可能再發生的。

司馬遷相當同情韓信，對他是否謀反表示存疑，在本傳中，他花費極大的篇幅敘述韓信據齊，手握重兵，投漢則漢勝，投楚則楚勝，自立則足以三分天下時，卻任憑說客武涉、蒯通極合乎情理的策反，仍感念劉邦解衣、推食之恩，不願背叛劉邦。傳中又記載韓信與漂母的小故事，強調韓信「一飯之恩必報」的性格。身為漢臣的司馬遷就如此

委婉的告訴讀者，韓信謀反被族滅的悲劇是表面的，更深層的真相是帝王誅殺功臣的罪惡，是帝王與功臣的矛盾。

韓信這個典型人物呈現的帝王與功臣矛盾，是具有普遍性的，因此在歷史上是層出不窮的，在《史記》其他傳記中，我們也可看到諸如白起、王翦與秦王的矛盾，周勃、周亞夫父子與文、景帝的矛盾，而且不管功臣的表現是委屈求全，或剛直不屈，都不免悲劇的下場。在這裡我們就應該了解，此一矛盾不是個人的問題，而是結構的問題。

由於是普遍性的矛盾，所以這些矛盾在歷史上就會不斷重演，只是有人有智慧化解，有人則任憑矛盾破裂，諸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，趙構誅殺岳飛，崇禎誅殺熊廷弼、袁崇煥，毛澤東對付彭德懷、林彪，蔣介石對付孫立人。而且不只君殺臣，臣亦可能先下手為強，如司馬家欺人孤兒寡婦。

在司馬遷獨特的歷史觀察中，在他創造的典型人物表現的普遍性中，我們碰觸到了歷史的智慧，領悟此一歷史智慧，「讀歷史會使人聰明」這句話就成立了。

(三)

「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，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這是一首很多人能琅琅上口的詩，詩中的龍城飛將軍，就是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中的李廣。但李廣名氣這麼大，完全是司馬遷把他寫活了。在現實成就上，李廣是一個失敗者，他始終得不到軍功封侯

位不過九卿，甚至他的手下中一些才能平庸者都能陸續以軍功得侯，所以在現實上他的成就不大。但司馬遷卻未替很多伐匈奴取軍功封侯的人立傳，單單為李廣立傳，而且全傳充滿欣賞、惋惜之情。這種特殊的安排，是因為司馬遷體認到李廣是一個特殊的典型人物，他的典型意義超過了他的現實成就，能反映歷史中某一層面的真相，呈現某一類人物的普遍性。

李廣可視為一位體制外的豪傑，〈李將軍列傳〉就描述這位權力核心外的豪傑，因直樸、不懂複雜政治圈的運作，一生懷才不遇的悲劇

在漢朝，初期掌權的軍人是淮泗集團（出身劉邦故里豐、沛）；隨後是外戚集團，如衛青、霍去病、李廣利。但擔當實際作戰任務的則是山西軍人（華山以西，舊秦屬地）。山西軍人驍勇善戰，卻不是軍隊中的當權派，加以李廣生性質樸，他才氣無雙，熱愛武事，是個「武痴」，這方面比較像浪漫的藝術家，而不像講求紀律的軍人，「訥口少言，與人居，則畫地為軍陣，射闊狹以飲，專以射為戲，竟死。」「廣行無部伍行陣，就善水草屯舍止，人人自便。」「其射，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之內，度不中，不發，發即應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將兵數困辱。」由此看來，他作戰好像不只求勝，更是對自我完美的追求，戰場是他表現自我的場所，戰爭成為的藝術。但這是不實用的，所以「將兵數困辱」。

更嚴重的是，他質樸的性格使他受到外戚軍人大將軍衛青排擠。李廣生平最後一役，隨衛青出擊匈奴，為前將軍，當青捕虜知單于所在就想獨占功勞，並提拔剛失侯的老朋友公孫敖，所以把李廣的前將軍

合併於右將軍，另走一條迂迴繞遠的路。李廣等了一輩子才等到活捉單于的機會，當然不服，於是與衛青發生衝突，但衛青用軍令壓他。後來李廣耽誤了會師的日期，衛青也沒有活捉到單于，於是衛青又要李廣承擔全部責任，李廣因不願面對刀筆吏的侮辱，負氣自殺了。

〈李將軍列傳〉中也寫了李廣許多有膽識、謀略的事蹟，而且連匈奴單于都欣賞他，下令軍中一定要活捉李廣。但這一位「才氣天下無雙」的天才將領，畢竟鬥不過現實政治的醜惡，一輩子懷才不遇；他表面像個倒楣鬼，所以漢武帝說他「數奇」，但其實是複雜的大環境糟蹋了這塊寶玉。

李將軍的悲劇，暴露出在專制官僚體系穩定的時代，一個質樸的豪傑必然的遭遇。李廣這個懷才不遇的典型人物，不也在歷史上一再出現，一再被糟蹋嗎！

(四)

「述往事、思來者」，這是司馬遷告訴我們他作《史記》的目的。透過對典型人物的把握，我們讀《史記》時就可以把握人類歷史中的某些普遍性，可以讓我們從中獲得反省人類命運的機會，而變得更聰明。司馬遷也確實透過歷史表現了亞里斯多德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。